

# 青山綠水憶雙溪

## 兼懷大教育家張其昀

(上)

●程國強

### 迷惘時代歷史軌跡

二〇〇二年八月五日的星期天，我在溫哥華的家中閱讀世界日報，副刊有署名程明琇所寫的「青山綠水間」，才看了兩段，那熟悉的情景吸引了我，同時又直覺的感到，咱們的本家同事程兆熊教授大概是走了。

果然，連載了二天的追思文章，作者竟然就是程老的女公子。捲卷默禱，腦中所浮現的雙溪歲月，竟然揮之不去。紗帽山的媚影、山仔后的寧靜、華岡的教學生涯，以及那一批老學人的風範，在創辦人曉峰先生的領航之下，都已成為歷史的軌跡，而今人在享受最高學府的榮譽成就之外，那一批為理想為民族文化而犧牲賣貴歲月的開創先賢，恐怕早已為後人所遺忘

、所拋棄、所置之腦後。

其實我之認識程兆熊先生大名是在民國五十年代，論年齡他大我三十整歲，我那時正留學於花菓飄零的美國，又是居於人文頂盛的紐約，留學生無論來自早期的大陸或台灣，都有一種無可適從的落寞之感。換句話說就是前途茫茫，流落異鄉並無任何歸宿，然而對於國家民族的認同卻又有一種責無旁貸的血緣感情，既不願承認當時方在起步而稍嫌混亂的中共政權，又對地居小島的國民黨政府毫無信心。所以那真是一個空前失望的智識分子深度迷惘的時代。

也因此唐君毅先生在香港的祖國周刊首創「花菓飄零」之說，道盡了中國智識分子的精神之苦。而我也就是在那個苦悶的時代，與香港的雜誌界建立了相當程度

的友誼。其中除了政治意味較濃的「祖國周刊」、「聯合評論」、「民主評論」及「中國學生周報」之外，就是宣揚中國文化意識及傳統倫理道德、王道所主編的「人生」月刊，而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及程兆熊就是該刊的中堅分子。但是我後來之進入中國文化學院教書，甚至於和程兆熊先生在華岡的雙溪新村教授宿舍比鄰而居，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緣分了。後來和他幾次交談才曉得他和先父的同事好友詹純鑑委員都是早期留德、法、比、瑞的農學前輩，而文化大學的農業研究所和實習農場也都是在他們的手中策劃設立，其中還培養出好幾個農學博士，如曾任文化學院副院長的安密邇等。他們不但受過極嚴格的科學訓練，而且還兼備中國先賢所遺傳的人文素養。他們的處世行止，求諸當

道，已不可多得。譬如農學所詹純鑑所長故世，安密邇身為子弟為老師披麻帶孝，長跪靈堂即是一例。

### 恢宏大志創辦文大

一般人談到中國文化大學，都會想起華岡，因為它是校園的所在地，當年張曉峰先生以華岡為名時，他的原意是希望中國文化學院將來會成為華學的重鎮，將民族文化與教育科學集於一堂，其理想是何等的宏偉，其希望是何等的壯碩，而其本人的雄心大志，又豈是一般當代的政治人物可以相與倫比。因此他後半生的遭謗遭忌，在那種非理性的威權時代受到衝擊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常說：一山難容二虎。當時在蔣中正總統的身邊，當紅拍馬的官僚雖然不計其數，但是真正受到尊重而言聽計從的人物，除了他的兒子蔣經國，恐怕也只有這位學者從政的張曉峰先生。在大陸時期，蔣中正下野避居溪口，眾叛親離門可羅雀的情形之下，蔣介石一封電報便飛去陪侍左右的就是當時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長的張曉峰，相聚兩周之內，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而據說蔣總裁最後決定將軍政大局遷

移台灣，就是出於這位專精地學研究的專家提供的建議，否則偏安西南四川雲貴的話，今天又是一番局面，而中華民國恐怕也早已被中共乘勝消滅，那裡會有台灣海峽作為天然的保護屏障呢。

國民黨在中央改造委員會期間，是中華民國到台灣以後最艱困的一段時期，領導推動的是蔣總裁自己，但是主要的操盤人卻是他任命的秘書長張曉峰先生，這才是他真正從政的開始。然而他真正的政務官生涯也僅止於當了一任教育部長，最後還是黯然下台，接下了專門訓練國家政務人才機構的國防研究院主任之職，而院長是由蔣總裁自己兼任，這在當時確實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培養政務官晉身的必經搖籃，可是在雄才大略，胸懷四海的曉峰先生看來，難免有懷才不遇遭受冷落之感。據文化大學故總務長易大德將軍相告，當年曉峰先生離開教育部時，蔣總統曾以中央研究院院長及國防研究院主任兩職相詢。當然以其專長和個性而言，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最為恰當，因為以其浙江大學文學院長的學人身份以及曾任教育部長的磨練應是最適當的出路，然而造化弄人，最後還是和那純學術性的研究機構擦身而過

，主要原因是中央研究院當年乃是屬於北京大學那一支系統，自由風氣又相當的盛，為了怕引起不必要的反彈，乃由蔣總裁代為決定去了他心不甘情不願的國防研究院。但是也種下了他一生要辦大學的恢宏大志，什麼南派北派，我就創一個中國文化大學給你們瞧瞧，書生的不服輸個性，在這位文人面帶霸氣的教授身上真是展露無遺。

### 考核派職大權在握

有一次我同故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為了討論中加文化協會的事而向其求證，他說：「是啊！張部長個性好強，如果不讓他辦學校，他就死給你看。原先他申請的名稱是中國遠東大學，最後好不容易才說服他以中國文化學院定名，但是先以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名譽招生。」

這就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第一期七十二門徒的由來，而上課的地點就是在陽明山的陽明山莊。這七十二位研究生後來都成為發展華岡校務的基本幹部，有許多都以專業蔚為國用，如國家的首位文學博士周道濟、國大代表做過文學院院長的喬寶泰、鄭嘉武、蔡漢賢、吳永猛、譚光豫、

中國學大師李殿魁，以及英年早逝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蔣經國的秘書周應龍等。

然而他萬萬不曾想到國防研究院給了他前所未有的活動空間，他從原有的教育範圍伸展到全國性的政治觸角，這是一個

的寫著曉公八秩大壽，落款是生葉醉白。這雖然是個小動作，但是學生能記得老師的生日，也可以想見這些徒子徒孫在政治上的向心力之強，引起別人的猜忌也就想當然爾。

### 與蔣經國隔閡加深

國公認極為成功的國際會議，以當時的外交環境，能夠自掏腰包共襄盛舉的這項行動，除了張曉峰之外還沒有人有此偉大的號召力。因此大會決定每年在華岡召開一次。這原是有益於國家和深遠意義的活動，誰知卻犯了蔣經國的忌諱。

寬大宏廣的政治軍事田園，全國軍中的上將中將打破頭想進來做天子的門生，所有的部次長、特任官、大學校長教授莫不想躡去喊一聲院長蔣中正老師，而這些受訓的國家英才，考核派職的大權也全操在張曉峰先生這位大權在握的老師手中。這些人在受訓的一年當中，與院長見面的機會不多，生活上卻與張曉峰主任朝夕相處，感情深厚，就是不結群成黨患難相交都不可能。放諸當時的政壇，不經過國防研究院的洗禮，要當部長、行政院長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翻開中華民國的政黨歷史，像孫運璿、李煥、俞國華、馬樹禮、王昇、徐立德、賴名湯、郝柏村、李國鼎、朱匯森、陶聲洋等老一輩的政治人物，見到張曉峰先生莫不垂手直立尊稱一聲老師，這種感情歷久不衰，這對於他後來辦學產生相當大的助力。記得有一年我從溫哥華返國，畫馬大師葉醉白曾經連夜趕出一幅「八駿圖」請我帶返面呈，上面恭恭敬敬

以當時的政治環境論，任何人想與蔣經國分庭抗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身受蔣老總統栽培提攜的張曉峰，他有學人的風範，爭權奪利更非所長，但是他的學生輩有野心要分政治大餅的自然很多，而老師樹大招風，流言所及自所難免，經國先生又是一個氣量狹小的政治人物，再加上他左右馬仔的牽強附會，難免就蜚短流長，在蔣、張之間飛來飛去，影響到彼此的感情，特別是在國民黨的中央常會中，與經國意見往往相左而直言陳述的就是這位學者型的張曉峰先生。時間一久，隔閡就越來越深，而蔣經國的採取行動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民國五十八年夏天，中華學術院及中國文化學院循例召開第二屆國際華學會議，我也以海外學人身分應邀參加，誰知在開會的前二天忽然接到通知，因為受到空襲的安全考慮，所以被迫取消，理由的牽強確實引起很多海外學人的憤怒。可惜我在開會的前一周，已經受到蔣中正總統及嚴副總統的親自召見，否則以我當時的年少衝動，我是會當面向他們提出報告的。事後我曾專誠向曉峰先生表示關懷之意，而他卻笑謎謎的說：「這沒有什麼，國家的政策我們當然要配合的。」然而他心目中的寒意，我們就難以推測了。

### 生命中最痛的時期

在他擔任國防研究院主任職務期間，所累積的政治人脈可以說難以衡量，然而突然的奉命停辦國防研究院，卻也造成了他生命中最痛。那一段時期，是他一生

中所受到的最大打擊，因為從催生、成長茁壯，到開花結果，一批批的國家人才從他手中流出，那一份成就感和對於報答領袖的知遇之恩，卻在蔣總裁的病中，經過蔣經國的一句傳話而宣告結束，連呈訴的機會都絲毫全無，據追隨他甚久的馮龍將軍事後追憶，一周之內他似乎蒼老了許多。如果不是中國文化學院這根精神支柱供他發揚奉獻，他的後半生生命真還難以打發。

然而國防研究院的裁撤，令他澈悟到政治權謀的可怕，也令他堅定了終生奉獻大學教育的決心。總體而言，國家浪費了一個天生政治人才的發揮，但是卻造就了中國文化大學萬古不移的教育基業，變成了華岡學子的億萬財富難以磨滅的生命福緣。今日的文化大學的萬千學子在悠遊於曉園墓園時，當應永記先人的創校苦心。

### 提攜後進不餘遺力

我和曉峰先生的關係雖然只有二十餘年的歷史，既非他的學生，又扯不上故舊的緣原，以一個非純正的華岡人而蒙他下次的提攜重用，實在是與他的開闊胸懷和天下為公的無私精神有關。但是我以後輩

學生的關係與他首次接觸，卻必須追溯到我高中畢業他任教育部長的時代。

民國四十四年，教育部舉辦高中畢業留學生考試，先決條件是需要具有國外大學的四年全部獎學金證件始能參加應試。當時我手中持有于斌總主教的親筆信，並蒙告知：獎學金已在進行；但如要參加考試可持該函請教育部特准先考然後再補證件。

問題是第一關我就被當時的國際文教處處長曹文彥所阻擋，眼看著這機會稍縱即逝，我只有硬著頭皮直奔中山南路教育部的舊址二樓的部長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中國的偉大教育家，架著一副金絲眼鏡，細長的身材，雖是盛夏，仍是一套米色西裝，打著領帶，簡陋的辦公室走起路來格格出聲，更不要談什麼空調設備了。

他仔細看了于斌主教的信，然後一通電話把曹文彥處長招來，兩人在室內交談了二分鐘，曹文彥才從他的辦公室出來，縹著眉頭朝我不情不願的說：「你跟我來。」

辦完報名手續，我再審視于斌主教的信函，曉峰先生用毛筆小楷親批：「于斌

主教既已承諾獎學金，可准先行報考再補證件。」下面簽個昀字。事隔多年，當我正式追隨他工作後，我才親身體會到用毛筆蠅頭小楷下條子或批公文是他的習慣。但是仿冒他的小楷批示，幾可亂真的恐怕只有追隨他多年的張行蘭秘書了。

沒想到放榜後我還名列前茅，把我留學生涯至少提早了十年，居然和蔣經國的長子蔣孝文同榜，不過他最後放棄留學進了陸軍官校二十八期。而我在到鳳山受訓時，才發現這一榜大官的子弟還真不少，記憶中有彭孟緝的兒子現在是航運大王的彭蔭剛、空軍總司令王叔銘的兒子王鎮洋、空軍副總司令徐煥昇的兒子徐國權、空軍副總司令劉國運的兒子劉兆寧、總統府資政吳忠信的兒子吳庸叔、教育部次長沈亦珍的兒子沈中一等等不下百人之多。

### 盛情邀請回絕有因

民國五十四年夏，我這留美的勤工儉學生，相繼完成了大學教育及二個碩士學位之後，在哈佛大學的燕京學社有短期的進修計劃，在康橋的那段苦悶日子裡，我寫了一篇散文「康橋寄簡」，投寄到國內的中央日報副刊。誰知在刊出的一個月後

就接到了張曉峰先生的親筆短箋，原來他在「中副」看到了我的那篇散文，於是從中央日報要到了我在美國的地址，來信問我在台灣尚有何親人，並告之將在中國文化學院的校刊「華夏導報」重登一次我的那篇「康橋寄簡」。並且邀我回國任教。

在相互通了兩三封信後，緊接著就寄來了聘書，聘我為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系的副教授兼圖書館的副館長，後來又加聘我為中華學術院的研士。對於一個在美國大學任教數年，和他又素無淵源的青年來說，我真是受寵若驚，感動得肺腑皆焚，真有一陣束裝待返的衝動。

然而幾經考慮，我仍然回絕了他的盛情，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中之一是我已被比巴得的教育學院接受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另外一個最大的原因乃是那段時期，我在紐約與宗教哲學家謝扶雅先生及香港祖國周刊的胡越，即筆名司馬長風的作家在大力推動中國的民主社會運動，因為和民社黨的張君勱及青年黨的左舜生都有來往，而且還辦了一個「自由中華」半月刊。算是一個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團體，因此被台灣列入了黑名單的人物，家中也多次受到治安人員的調查。

有此顧慮，我乃打消回國追隨曉峰先生的美意。但是我後來發現曉峰先生在那一年已經把我的資料列入人事檔案，所以我在中國文化學院的年資是從民國五十四年就已開始計算，和我在六十四年正式到差整整早了十年。

### 風雨華岡共體時艱

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我由美國應聘到加拿大去任教，並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手創的新民國報社之邀到社服務，同時更受到蔣中正總裁的徵召，任命我為中國國民黨駐加拿大總支部的書記長，負起了全加拿大國民黨的黨務重任，回國的機會較多，而每次回國，曉峰先生都會在華岡的敬業堂設宴款待，作陪的都是校內一級主管及各系的教授主任。

那次是回國參加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三中全會，他又召我午宴，席中有吳經熊、黎東方、林尹、高梓、莊本立教授等。他用餐極簡潔，話也不多，只偶而笑笑聽黎東方講笑話。席散時，他忽然問了一句：「你父母年紀也古稀了吧！」我被他這一問忽然傻在那兒。高梓在旁聽到他的話，忽有所悟的朝我笑說：「恐怕這回你逃不

掉了。」高梓教授是國內有名的儀表專家，高聳的頭髮，合適的衣著，和藹可親的笑容，在教育部時就一直追隨曉峰先生，對於他的性格和作風可以說是了解甚深，尤其能深悟他腦中在想什麼。

果然第二天的上午，任期將滿的喬寶泰院長夫婦帶著聘書到我家中來訪，當場就要我蓋章同意，擔任文化學院的史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喬院長的解說是：「這是學校的傳統，凡是教授聘書，創辦人規定由院長親自登門致送。」而喬院長那一坐三鞠躬的禮貌令我不忍拂逆他的誠意。

送他夫婦出門，我那剛要出門開會的父親卻露出了他難得一見的微笑，好像在說：「這回可好，我的兒子要回國了。」

六十四年秋，我回國在文化學院服務一年，在風雨華岡走過了艱苦困難的時刻，也學會了曉峰先生處世為人的道理。這時學校的教職員已經欠薪五個月，然而師生們咬緊牙關，沒有人喊苦。好在學校的兼任教授多，又都是國立大學的退休教授，本身已有一份優厚的退休待遇，再不就是退休的公務人員，我到校後翻了一翻名冊，文化學院教職員中，部長多、大使多



，更有許多旅居國外多年的老學者，國立大學進不去，他卻歡迎入門，而且相當禮遇。譬如我的業師吳經熊博士，回國後任總統府資政，蔣中正總統在陽明山給他配有高級宿舍，但曉峰先生不但聘為華岡教授，還專任為名譽校長，他雖然在學校財務上幫不上忙，可是他的國際法學地位，

當年和蔣中正平起平坐同譯聖經的歷史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如香港歸國的錢穆博士、新亞書院退休後回台倍受禮遇，鑒於他上山下山行動不便，研究班學生趨府聆教卻不以為苦，學校也給予專任待遇。其他如陳立夫、林語堂、戴運軌、張果為、查良鑑、邵毓麟、顧毓琇等，在曉

峰先生的號召之下，莫不兢兢業業，為華岡的教育基業奉獻犧牲，願意為這一位偉大的蓋世學者鞠躬盡瘁，士為知己者死，一種道義俠骨的風範今日早已蕩然無存。曉峰先生之有如今世伯牙，今世孟嘗，今世蕭何，恐怕敢稱並世無匹矣。（未完待續）

## 紀 念 黎 玉 璽 上 將

王成聖

且休耕讀事干城  
 勛獎繽紛次第陳  
 抗敵驅倭連舳艫  
 搶灘救亡盡忠貞  
 參軍海上勳猷著  
 畫箸樽前策畫傾  
 九十布衣初志得  
 自豪萬卷樂盈盈

參見本誌四三四期第五十四頁王成聖撰「碧海

丹心黎玉璽」。

## 懷 念 顧 毓 琇 院 士

王成聖

學富理工尊院士  
 電機科技最稱長  
 詩文戲劇為餘事  
 曲賦歌詞擅妙章  
 愛國遊行無所畏  
 受降觀禮喜昂揚  
 傳奇留得親書贊  
 兩岸同欽百歲芳

參見本誌四三二期第廿三頁，四三二期第六十

頁今稀老人撰「傳奇人傑顧毓琇」。